

引 言

一个老人坐在会场外的长椅上 等待听‘ 养生与保健 ’的报告。一个妇女走来 坐在长椅的另一端 翻开了《爸爸的画》。

“ 这是丰子恺的漫画 他的漫画别具一格，一看就知道！”老人说。

“ 是的。是丰子恺女儿新编的。”

“ 解放前的报刊上经常有丰子恺的画，我是看着他的漫画长大的。老人边说边坐在那妇女旁边 凑在一起读起漫画来 脸上挂着笑容，似见到了多年未遇的老友。场内的报告会早已开始，但看画的人却浑然不知。

这就是丰子恺，老一辈读者心中永远的朋友。

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 流连在‘ 丰子恺艺林 ’。

墙上挂着悦目的仿丰子恺漫画，书架上摆着丰子恺的种种著作，柜子里陈列着精美的艺术品，令女孩惊喜不已。她缠着妈妈买这买那 最后抱着一大摞丰子恺的书和纪念品 满载而归。

女孩才读初中预备班 是教科书上《给我的孩子们》一文 让她知道了丰子恺。

这就是丰子恺，给后人留下了一座艺术宝库。

文学大师巴金曾说：“在我的脑子里有一个‘ 丰先生 ’的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我不仅喜欢他的漫画，我也爱他的字……他在各地发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读了。阅读时我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 感到亲切的喜悦。”（选自巴金《怀念丰先生》原载 1981 年 6 月 11 日~13 日香港《大公报》）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

他的言谈笑貌，待人接物，无一不是艺术的，无一不是至爱深情的流露。（选自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

这是大师、学者眼中的丰子恺，富有艺术智慧和仁者风范的艺术大家。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全才型的艺术家。19 世纪末 1898 年 11 月 9 日)丰子恺出生在位于杭嘉湖平原大运河畔的石门湾(今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他漫步艺苑，几乎走遍了绘画、文学、音乐、翻译、书法、艺术教育等各个艺术领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丰子恺一生勤奋创作，生前出版的书画集、散文著作、美术和音乐理论著作、外国文学和外国艺术理论译著约有一百七十多部，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罕见的。

时至 21 世纪，丰子恺的漫画与随笔仍常见于国内外的报刊，丰子恺的《音乐的入门》等著作仍一版再版，丰子恺的艺术仍拥有大量的知音和读者。这是一种特殊而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

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文学艺术作品，为什么能受到中外几代读者的喜爱？

一位艺术家，能得到人们长久的尊敬与怀念，自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他的艺术作品，能受到人们长久的关注和喜爱，自有其丰富的审美价值。

艺术是一面镜，它照出的是人的内心世界；

艺术是一座桥，它传达的是人的美好情感；

艺术是一口井，能供给饥渴的行人以甘甜的清泉；

艺术是一股风，用清凉抚慰人们疲惫的心灵。

人类需要艺术，犹如生命需要阳光、空气和水。

在这卡通漫画、快餐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果你能静下心来，读一读丰子恺富有抒情意味的漫画，闪烁人性之美的散文，以及他的其他艺术作品，你的心定能或多或少地得到艺术甘泉的抚慰和滋润。

上篇 漫画情味

漫画情味 “带核儿的小诗” ——“子恺漫画”综述

丰子恺是中国抒情漫画的开创者。风格独特的“子恺漫画”自诞生起即以其感人的艺术魅力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朱自清称它是“带核儿的小诗”。俞平伯则认为：“子恺漫画‘如’一片片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1998年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在“丰子恺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说：“看他的画是一种真正美的欣赏，更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丰子恺的漫画创作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他一生究竟创作了多少漫画作品？就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在他生前出版的画册就有40余种。这还不包括他赠送亲友和为朱自清等友人的著作画的插图，以及在“八年抗战”、“十年动乱”期间散失的作品。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丰子恺的作品以特有的民族性、平民性、普及性和别具一格的韵味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表现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时至今日，各种版本的丰子恺画集仍在不断问世。丰子恺漫画及有关他的漫画的评论，也时时见诸于国内外报端。各地举办的“丰子恺漫画艺术展”吸引了众多观众。在卡通漫画充斥文化市场的今天，丰子恺那充满抒情意味的漫画，令人耳目一新，犹如炎热的夏天吹来了一阵清爽的凉风。总数超过3000幅的《丰子恺漫画全集》已由京华出版社在1989年和2001年先后两次出版。第一次是精装本，后一次为平装本。由丰子恺的女儿丰陈宝、丰一吟担任编者。该书由“儿童相”、“学生相”、“社会相”、“绘画诗歌”、“护生画集”等9卷组成。所辑作品除报刊发表的漫画之外，还有大量速写、人像、书籍、小说、诗歌等的插图、诗意画、彩色画、书刊封面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弘一法

师、朱幼兰和虞愚先生为其中《护生画集》亲笔写的大量诗文。据京华出版社副社长介绍,2001年出版的平装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首印的一万套已经销了5000多套,让出版社始料不及。可见丰子恺作品受读者欢迎和喜爱的程度。

当代漫画家方成在《每一幅画都有令人难忘的东西——读〈丰子恺漫画全集〉》一文中写道：“中国的画家在一千多年前就出名了，而漫画家只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迄今不足百年，大约有六十多人，其中包括许多一时出现，后来不再画漫画的。在这些漫画家中其作品流行最早也最广，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恐怕无过于丰子恺了。……丰子恺的画既有漫画的语言特性和幽默感，又有传统文人画借景抒情的风韵。情深、意浓而又平易易懂，民族风格分外鲜明，这种艺术是很值得研究的。”

一、“子恺漫画”的诞生

丰子恺曾潜心研究东西洋画派，他既重视西洋画的构图、写生及透视，又注意中国画的意境美和线条美；既注意“师古”，又不忘“自我”。他融东西画风为一炉，用毛笔作画，以简练的线条、清丽的布局，准确地反映事物感动自己的瞬间美，开创了文人抒情漫画的先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子恺画风。

回顾“子恺漫画”的诞生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地了解丰子恺漫画的独特风格。

1. 童年学画

丰子恺被誉为中国漫画的“鼻祖”，中国抒情漫画的开创者。这样一位名扬四海的艺术大师，他的艺术学习和创作走过的却是一条不平坦的崎岖小路。读者可以从他的《学画回忆》、《我的学画》等文章中看到他在“这条崎岖的小径”上勤奋学习、刻苦探索的精神。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父亲的私塾中学习的时候，读的《千家诗》是图文版的。他觉得上面的画比下面

的诗有趣多了。有一次放学后，就到染坊作里向司务要了些颜料，回家浸一点水，兴致勃勃地用毛笔蘸了开始涂色。他涂了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片紫地，自己因此十分得意。他的学画完全是在自觉自由的状态下开始的，没有老师指点，没有功利目的，完全是兴趣使然。

然而，他的这点兴趣，差点让他的父亲无情地浇灭。在对待他学画这件事上，丰子恺的父亲与母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父亲发现他弄脏了新书，大发雷霆。幸亏母亲和大姐前来解围，大姐还夸弟弟颜料涂得整齐，说他将来有出息。“画画有什么出息！快把颜料给我倒掉！今后不许再在书上涂涂抹抹！”父亲厉声命令。童年丰子恺那富有创意的艺术‘事业’刚刚跨出第一步，就遭到无情的打击，令他十分伤心。而他的母亲，以本能的慈爱呵护了他，先是让他避免了父亲的‘打手心’，再是用欣赏的目光看他的画作，还叫他的姐姐们一起来欣赏。这无疑给了丰子恺极大的鼓励，从此他的绘画兴趣更浓了。

丰子恺可谓是诗书礼仪家庭之后。据《浙江乡试录》记载，从丰子恺上溯到第8代祖宗，代代都是太学生。他的第8代祖宗丰尔成是八品官，曾迎接康熙皇帝南巡。丰子恺的父亲是清朝的举人，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在他父亲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在读书做官的桎梏中耗尽了一生。因此在父亲看来，丰子恺理应心无旁骛，埋头读书。虽然在丰子恺读私塾时，科举已经废止，但在他父亲看来，只有读书才是丰子恺唯一的出路，才能实现自己未了的梦想。

丰子恺的母亲虽然并不读书识字，但她深明事理，坚毅能干。正是这位可敬可亲的母亲，在丰子恺的绘画兴趣遭到父亲无情打击时，及时地站了出来，保护了他的积极性。此时，她也许并不明白丰子恺的描画有什么意义，更不会料到儿子长大后能成为举世闻名的漫画家。但她却以慈祥的母爱宽容了儿子的‘顽劣’，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儿子的杰作。她的欣赏与鼓励，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而是对丰子恺艺术兴趣的培养及健康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在描画事件中，还有几位女性也给了丰子恺不可多得的支持和帮

助。一位是丫鬟红英，另一位是他的大姐丰瀛。

红英是丰子恺画的第一个欣赏者，也是在他学画过程中不断地为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当丰子恺乘父亲晒书时偷得一本人物画谱，“想照样描几幅看 但是一幅也描不像”时 是红英“教我从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了描”。一个下层社会的女子，能在艺术大师的起步之初给以帮助，并成为知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而在几十年后，丰子恺回忆起学画经历时，还对她心存感激。

丰子恺的大姐是一位知识女性，她在石门镇上创办一所振华女校，自任校长。在保护弟弟的学画积极性方面，大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她在弟弟受到父亲责骂的时候挺身而出，与威严的父亲唱反调，夸奖弟弟的画画得好，将来有出息。在弟弟印描弄脏画谱时，虽也对其责备，但她教会了弟弟如何用较干的毛笔来勾勒轮廓，使他越画越进步。后来在弟弟遇到困难时——塾师让他画孔子像，又竭力相助，让弟弟及时度过难关，进一步培养了弟弟的学画兴趣。丰子恺在《学画回忆》中写道：

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枝条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 用毛笔勾出线条 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 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 大家说“出色！”还有几个老妈子 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和画的“齐整”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 死了挂在灵前 也沾些风光。”我在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 俨然地成了一个画家。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 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枪花 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色的文饰 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格子放大是大姐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 仍旧只有“依样画葫芦”。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 说“不会画”有伤体面 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 且置之不答 先把画缴给先生去。先生

看了点头。次日画就粘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 晚上放学 再向它拜一下。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 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

从丰子恺的记叙中，可看出他大姐的聪明能干。没有像样的画具，她就想方设法用极其简陋的材料来代替，帮助弟弟完成了孔子像的创作。正是她的无私帮助和悉心指导，让丰子恺尝到了成功的喜悦。这成功又更进一步激发丰子恺的学画兴趣。

从涂色到描画再到仿画，丰子恺的画艺在一步步地提高，而绘画的兴趣也一步步增升，因而在他的童年时代，已有“小画家”的美名。当然 称他为“小画家”仅是亲友们善意的鼓励。正如画家自己说的那样：“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 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 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是的 丰子恺童年时代的学画 完全是出自兴趣 没有系统的教材 更没有名师的指点。他只能印《芥子园画谱》，这是照本描画 只能说是印画。后来在大姐的帮助下 学会了放画 即依原样将画放大 或是将别人的照片放大 为家乡人画‘肖像’画。但这都不是正规的绘画训练，只是出于兴趣爱好。直到 1914 年 丰子恺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毕业，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上了图画课 才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

2. 恩师指导

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丰子恺遇到了对他的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夏丏尊和李叔同。夏丏尊开启了丰子恺的文学才能，李叔同则成了他艺术道路的引路人。

李叔同（1880—1942）是一位艺术全才 不但精于绘画、音乐 也擅长戏剧、文学、书法与金石。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李叔同教丰子恺他们音乐 后来又教他们图画 丰子恺对他十分敬佩。

当年丰子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学习认真踏实，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是学校中的模范生。自从李叔同老

师教他们图画后，他便成了艺术学科的尖子生。他的绘画才能很快地被李叔同发现了。一天晚上，作为年级级长的丰子恺为了汇报班上的学习情况，到李叔同的房中去。在回报完毕正要退出时，李叔同叫住了他，对他说了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到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李叔同做教师，特别认真严肃，这在丰子恺的文章中有多处的描写，他平时说话不多，但一旦说了，便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聪明的丰子恺自然明白老师的意思，他是希望自己在绘画方面更上一层楼。他说：“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他又是我们最敬佩的先生中的一人。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急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从此，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自己喜欢的绘画事业。他在《出了中学校以后》一文中写到：“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兴味忽然集中在图画上了。甚至抛弃其他一切课业而专习图画，或托事请假到西湖上去作风景写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几年，学期考试的成绩屡列第一名，而毕业时已降至第二十名。”

李叔同不仅将丰子恺引上了艺术之路，在绘画技术上给予悉心指点，更重要的是给了丰子恺一颗艺术家的艺术心。在李叔同的案头，总是放着一册明代刘宗周著的《人谱》，并且还在封面上亲自书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为了强调这四个字的意义，他还在每个字旁加上一个红圈。李叔同常对丰子恺说一些书中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他把其中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思讲给丰子恺听，要求他“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要做好一个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艺何等精通高超，也不足道。李叔同出家时，将这本《人谱》送给了丰子恺。丰子恺那颗受到老师熏陶的艺术心，始终主导着他以后的艺术创作和人生道路。跟老师一样，丰子恺以博爱、平等、宽容的心去看天地间一切有情无情的物类，以艺术家的心对世间万物都寄予了深切真挚的同情。

3. 苦闷的思索

1919年夏天，丰子恺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吴梦非、刘质平等人一起到上海筹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这是上海最早的高等艺术学院，以培养中小学艺术教师为宗旨。吴梦非、刘质平两人都是李叔同的得意弟子。他们有感于国内艺术师资的缺乏，决心以私人财力创办这所学校。吴梦非任校长，丰子恺任教务主任，教美术。

在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期间，西风东进，丰子恺接触了许多先进的艺术理论，看到了上海的西洋画研究机构逐渐增多，人们对西洋画的认识也逐步深入。他意识到自己原有的美术知识和创作技能还远远不够。于是他的创作进入了苦闷期。

终于有一天，他在给学生布置静物写生标本时，突然触景伤情，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给学生作写生标本用的半生半熟的青皮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学生当作了习画的标本。不，不能将半生半熟的橘子卖给别人，决不能误人误己。他要继续深造，要窥见西洋画的全貌，他要跨出国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在1921年初，他辞去教职，选择了到日本去留学。

由于经济的原因，丰子恺在日本只待了十个月。但这短短的十个月，丰子恺在日本尽情地呼吸着艺术的空气。一是学习西洋画。他坚持学木炭画写生。二是苦练小提琴，他在不长的时间内，拉完了3本霍曼。三是学习外语。他认为学习外语只是掌握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因而千方百计要加快学习速度。他主要是学英文和日文。他的日文在师范求学时已有基础。为了加快进度，他报名参加英语初级班，听日本教师用日文教英语，从中偷学日语会话的诀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发现了日本的竹久梦二和露谷虹儿两位画家的画。丰子恺很喜欢他们的画风，特别是竹久梦二，对丰子恺的漫画创作发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回忆说：“回想过去所见的绘画，给我印象最深而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种小小的毛笔画。记得二十余岁的时候，我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

卷》……我当时便在旧书摊上出神……寥寥数笔的一幅小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我不再看别的画，就出数角钱买了这一册旧书，带回寓中仔细阅读。”（选自丰子恺《绘画与文学》）

4. “子恺漫画”的诞生

丰子恺在《我的学画》一文中，回顾了他的学画经历，在结尾处写道：

我的学画至此而止，以后我便没有工夫描写，而仅看关于描画的 书。我想看看书再画，但越看书越不会再画了。因为我回顾以前逐次所认为“今是昨非”的画法 统统是“非”的。我所最后确信的“师自然”的忠实写生画法，其实与我十一二岁时所热中的“印”《芥子园画谱》，相去不过五十步。前者是对于《芥子园》的依样画葫芦，后者是对于实物的依样画葫芦，我的学画，始终只是画得一个葫芦！葫芦不愿再画下去，非葫芦的画不出来，所以我只好读读书，看看别人的画罢休了。逢到手痒起来，就用写字的毛笔随便涂抹，但那不能算是正格的绘画的。

从丰子恺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丰子恺的艺术创作曾经历了一个苦闷的思索期。他的思索，涉及到了一个艺术创新与艺术模仿的命题。艺术并非不能模仿，尤其是绘画艺术，西洋画中的静物，就是艺术家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实物写生的。在居室中挂一幅静物，也会给人带来美感。但艺术不能停留在模仿上，如丰子恺所说的“师自然”，气象万千、变幻无穷的大自然，绝不是有限的艺术所能完全模仿的。正如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如果单凭模仿去和大自然竞争，“那就像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因此，艺术的本质不是模仿，而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艺术，犹如没有土壤和水分滋养的花草，是不可能长久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但是，艺术创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它需要艺术家的智慧和胆识，更需要艺术家有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勇气。丰子恺追求的是艺术的创新。

我们从他的这些话中，可以触摸到一个不安现状不断求索的灵魂，一颗勇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艺术创造心。这正是真正的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依样画葫芦”只是简单的模仿，“葫芦”画得再像，它依然是一个葫芦而不可能是其他。“葫芦不愿再画下去，非葫芦的画不出来，所以我只好读读书，看看别人的画罢休了。逢到手痒起来，就用写字的毛笔随便涂抹，但那不能算是正格的绘画的。”非“正格”的绘画，即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和西洋画。好一个非“正格”的绘画！实在是别具一格！这足以证明了丰子恺的艺术创新的成果，一种新的画风的形成，中国绘画史上一种新的画种——文人抒情漫画的诞生。

看似“简单”的“子恺漫画”是丰子恺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结晶。它的诞生，正是凝聚了丰子恺对艺术创新不断追求不断实践的可贵精神，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孕育、“一朝分娩”的既痛苦又甜蜜的过程，是丰子恺情感历练和技术磨炼的必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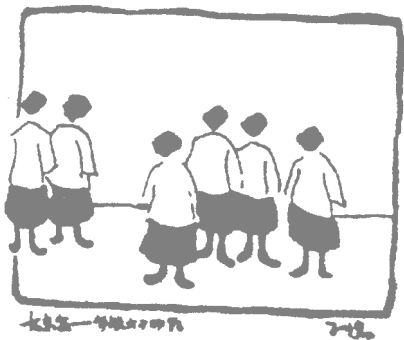
再让我们回顾一下“子恺漫画”诞生的具体过程。当年丰子恺回国后，受老师夏丏尊的邀请，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在春晖中学的一次校务会上，丰子恺对会议的内容不感兴趣，却独自观看欣赏着“那垂头拱手而伏在席上的各同事的倦怠的姿态”。回家后用毛笔把这些印象画了出来，贴在门背后独自欣赏。这样的画法触发了他的画兴。从此以后，丰子恺不断地把身边的琐事细故——趁兴画出，有时把他平日所信口低吟的古诗句、词句也用线条“翻译”出来，“译作小画，粘在座右，随时欣赏”，并在画上签上自己名字的英文缩写 TK。

后来他回忆说：“于是包皮纸、旧讲义纸、香烟纸的反面，都成了我的画布，有毛笔的地方，就都是我的画室了。”不论时间，不择环境，信手拈来，皆成画作。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冲动状态，这种状态只属于真正的艺术家。丰子恺在经历了一段苦闷的思索期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运用自如的表现形式——用毛笔作漫画。《人散后，

一钩新月天如水》、《燕归人未归》、《翠拂行人首》、《买粽子》、《前江的新娘子》等优美、生动、有趣的漫画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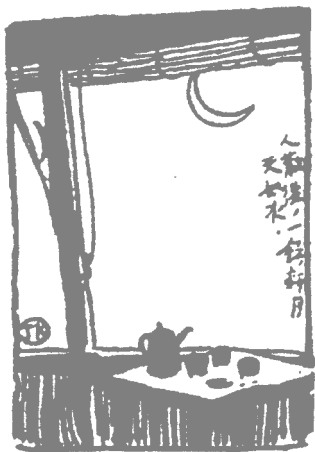
丰子恺作这些小画时，原本不是为了发表。一次被夏丏尊发现了，连声称赞说：“好，再画，再画！”得到昔年老师的称赞，丰子恺心底更加欢喜，以后画起来就更加大胆了。画好以后，还亲自把画制成木刻。从此，丰子恺的漫画在师友间流传开了。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早已排满了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

丰子恺最早发表的漫画，是 1922 年发表在春晖中学的校刊上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经子渊先生原来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因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在学校推行教育改革，校中夏丏尊、陈望道等四人支持新文化运动。当局以此为借口，责令校长查办此四人，校长拒不执行，由此与校方发生冲突。为此，1920 年经子渊与夏丏尊自动离校。经子渊先生回到家乡上虞，投入了春晖中学的创建。丰子恺在春晖中学任教时，经子渊是春晖的校长。这幅《经子渊先生的演讲》，是丰子恺的写生画。画面以简洁的线条，



黑白对比的色彩，勾勒出一位他所熟悉所敬爱的校长。作为演讲者，最丰富、最生动之处，应该在于脸部的表情。但丰子恺只勾勒了经子渊先生的头部轮廓，脸上没有画眼睛、鼻子和嘴巴，倒是留给读者许多想象余地。《女来宾》也是如此，只画了几个妇女的背影，人们从她们的体态上，去想象她们到异地作客时的表情。这最早发表的两幅漫画，就体现了丰子恺‘言简意丰’的漫画艺术风格。

丰子恺最早公开发表的漫画，也是他早期影响最大的作品，是由朱自清拿去发表在 1924 年出版的《我们的七月》上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是一幅寥寥数笔的简笔画，加上古诗词的题词，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疏朗的几笔墨痕，画出一道上卷的竹帘。廊边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是一把茶壶，几个茶杯。天上是一钩新月。这幅画充分地运用了西洋画中表现光线的手法，墨笔画出的竹帘是透明的，桌面是白的，廊柱的一侧也抹上了白色的月光，一切都静静地笼罩在



银色的月辉之下，显得那么的宁静、美丽。当时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对这幅画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为尤深。实在的，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词的情调而已，直把它化成一幅更迷人的仙境图了。”

后来，朱自清要到白马湖去，郑振铎便向他打听丰子恺的消息。再后来，丰子恺离开春晖中学，与友人一起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郑振铎又通过胡愈之向丰子恺索画。从 1925 年起，《文学周报》开始发表丰子恺的简笔画，并在目录中冠以“漫画”两字。自此，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人们都认为由于郑振铎首次使用了“漫画”一词来标明丰子恺的简笔画，中国才有了“漫画”的名称。丰子恺的画也开始以“子恺漫画”而闻名了。因此，丰子恺在成名以后往往被称为“中国漫画的鼻祖”。如俞平伯先生，他在为《子恺漫画》的跋中就写到：“您是学西洋画的，然而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格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以诗作画料，自古有之；然而借西洋画的笔调写中国诗境的，以我所知尚未有。有之，自足下始。”从这段话中看出俞平伯对丰子恺融东西洋画风为一炉的漫画风格是十分赞赏的，对丰子恺开创的漫画这一绘画形式作了充分肯定。对此，丰子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教师日记》里写到：“国人皆以为漫画在中国由吾创始。实则陈师曾在太平洋报所载毛笔略画，题意潇洒，用笔简劲，实为中国漫画之始。第当时无其名，至吾画发表于《文学周报》始有‘漫画’之名也。这段议论，表现出丰子恺认真求实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精神。据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在清朝末年的中国报纸上，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漫画。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丰子恺，有了丰子恺的《子恺漫画》，“漫画”一词终于统一了一个画种，中国的漫画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走向繁荣。丰子恺对于中国漫画的普及与贡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丰子恺开创了别具一格的漫画风格，他为人类奉献了无数富有诗意脍炙人口的抒情漫画，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5. 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

1925 年 12 月，文学周报出版了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郑振铎在《子恺漫画》序中记录了这本画集的诞生经过和编者的喜悦心情。

……隔了几天，我写信给他道：“你的漫画，我们都极喜欢，可以出一个集子吗？”他回信道：“我这里还有许多，请你来选择一下。”一个星期日，我便和圣陶、愈之他们同到江湾立达学园去看画。他把他的漫

画一幅幅立在玻璃窗格上，窗格上放满了，桌上还有好些。我们看了这一幅又看了那一幅，震撼他的表现的谐美，与情调的复难，正如一个贫窶的孩子，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只觉得目眩五色，什么都是好的。我道：“子恺我没有选择的能力，你自己选给我罢。”他道：“可以，有不好的，你再拣出罢。”这时学园里的许多同事与学生都跑进来。这个小小的展览会里，充满了亲切、喜悦与满足的空气。我不曾见过比这个更有趣的一个展览会。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回家后，细细把子恺的画再看几次，又与圣陶、雁冰同看，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结果只除了我们以为不大好的三幅——其中还有一幅是子恺自己说要不得的——其余的都刊载在这个集子里，排列的次序也是照子恺自己所定的。

这册最初出版的《子恺漫画》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支持，为之作序写跋的除了郑振铎外，还有朱自清、夏丏尊、丁衍庸、方光焘、刘薰宇、俞平伯等人。这么多友人共为同一本书写序作跋，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少见的。可见朋友们对丰子恺的友谊之真，对这本画册喜爱之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画册是朋友们共同创造的。友人们在序跋中都评价甚高，夏丏尊赞叹说：“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慕子恺是幸福者。”朱自清在序中说：“我在北方和南方与几个朋友空口白嚼的时候，有时也嚼到你的漫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1926年1月，《子恺漫画》又以开明书店的版本继续出版，并且多次再版。从那以后，丰子恺的漫画相继结集出版的还有《子恺画集》、《学生漫画》、《儿童漫画》等多部漫画集，受到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广大读者的喜爱。有着永恒艺术魅力的“子恺漫画”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丰子恺对绘画艺术所作出的独特贡献。